

知情者回忆云南大板桥女子劳教所的暴虐

【明慧网】由于交友不慎，个性叛逆的我染上了毒瘾，被送到云南省昆明市大板桥女子劳教所（后改为云南省女子戒毒所）戒毒。2002 年我被劳教期间大批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来。由于我家有人是炼法轮功的，我知道他们修的是“真善忍”，是教人怎样做个高尚的好人。当时我真不明白这样的好人怎会被送进劳教所。

我们组上也安排了一名法轮功学员，她是不到 40 岁的楚雄人。她才来就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样，警察安排了两名戒毒者包夹她，白天、晚上寸步不离地监控她。警察说她思想顽固不转化就得严格改造。所谓严格改造就是加大劳动的强度和严格的纪律管理。

我们在大田组，每天 5 点 40 分起床洗漱打扫卫生，7 点半集合出工，中午半小时吃饭，下午 6 点收工。一年四季无论是什么天气，下雨下雪都得去挖地、挑粪。警察们常说，法轮功是精神犯，所以待遇还不如我们，让我们监督她们改造。不准和她们说话，只许打压，不准帮助她们。我们组这个法轮功学员对我们很好，生活上只要有人缺点啥，她都会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给别人。可警察却说，她思想坏得很。

因为她拒绝转化（放弃信仰），我们组的改造成绩就会被扣分，全组的劳动任务就加了一倍，完不成任务的就要被加刑期。

这事一通知出去，大家都恨上了她，认为她害得我们加期，当天晚上回到宿舍，由我们组长带头，就狠狠打了她一顿，七、八个人对她拳打脚踢，大概折腾了近一个小时，我们组长去找了警察汇报，回来说：警官说了，叫我们不要害怕，这种反改造份子，想打就打，只要不死就行。警官还说，我们劳教所是文明管理，但文明管理只针对文明人，这里的文明人就是服从管理的人。又对被打的法轮功学员说：你不转化，我们有的是办法收拾你，夏莲萍队长说了，只要让你转化，我们可以自己想办法收拾你。

当晚，我们组长周零不准她睡觉，让她“控水”，控水就是人呈半蹲状，双手伸直，把一个装满水的脸盆向前端平，不准动。大家都睡了，她的两个包夹不能睡，就守着她“控水”，就这样过了一夜，第二天还要跟着出去挖地。

从那天开始，她连吃饭都是站在大门黑板前吃，不准她进饭堂。“站黑板”是一种惩罚方式，就是无论什

么天气，叫人站军姿，脸要抬起来晒着太阳、冬天要吹着冷风，这种折磨不是一般人能忍受的。可警官说，这样做是为了让人能冷静反思错误。

在这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了两个月后，才被同组的戒毒犯人发现她怀孕了，我们组长报告了警官。没几天她就被警官带走了，听说去所部医院检查，几天后她回来了，但孩子却没了。她说被警官逼着引产了，孩子才五个月。说起来泪流满面。

二零一二年，我第三次去戒毒所，同样的大板桥女子劳教所，被改成了戒毒所，同时还收劳教人员，只是劳教人员很少了，法轮功（学员）占其中的大半。在三大队集训期间，我也接触到一些法轮功学员，她们都被隔离起来，不准和其他人交流，每人都有两个戒毒犯人包夹。

其中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和我住一层楼，所以经常可以在厕所遇见她，她一直被关在一间小屋里由包夹看守，除了上厕所，其余时间都不准出来。有好几次我都听到她那间屋子里传出的打骂声。

有些法轮功学员在里面遭受一段时间的迫害后，说是领她们去医院检查身体看病，就被警察带走了，再也没有回来。◇

明 慧 简 讯



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七日，法轮功学员在香港举行盛大的游行纪念《九评共产党》发表十周年

◎在世界各地著名旅游景点，随处可见退党服务义工，为大陆游客提供三退（退党、退团、退队）服务。大陆游客还互相提醒：出来先办退党。

◎前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于去年 12 月 19 日参访台湾高雄长庚医院时，抛出要建立两岸器官移植合作平台，更透露所谓“明年大陆器官输入台湾”的讯息，引发台湾各界严正抨击。对此，台湾行政院卫福部 23 日回应，黄洁夫这个想法“不可行”，卫福部也“不接受中国器官来台”。专家更呼吁，台湾不能贸然接受对岸来路不明的器官，更不能成为中共掠夺良心犯器官的帮凶。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副理事长黄士维质疑：“黄洁夫不是讲说中国器官非常不够吗？怎么会有多的可以提供给我们？”



绝境中有缘得遇法轮功 新加坡白先生获新生

【明慧网】2014年12月21日，新加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隆重召开。19位法轮功学员先后上台发言，分享心得。其中，修炼仅两年的出租车司机白先生的交流让人感动不已。

白先生在修炼法轮功前的50年人生中，因家境贫寒走投无路时异想天开用赌博翻身，最终深陷其中不能自拔，沦落为一个病态赌徒。赌博生涯导致他债台高筑，两次申请政府组屋都无力偿还贷款，前后11次搬家，过着逃债逃命、众叛亲离的日子。他感叹：“迷在常人中的日子，回想起来真是肝肠寸断、生不如死！”

痛不欲生的日子让他多次萌生结束生命的念头。2004年，白先生

巧遇一位察觉到他状况堪忧的马来西亚青年，赠送他《转法轮》。然而，自觉罪业深重的他并没有马上阅读这本宝书，而是把书收藏在住所。

跌跌撞撞到了2012年，白先生才真正走入修炼大法的门。他说：“我自生自灭的日子随着一遍一遍地拜读《转法轮》而渐渐发生着转变。”

“我彻底戒了赌。身体走路一身轻，驾驶多长时间的出租车，一点都不会觉得累。每天临睡前天目打开，师父让我看到另外空间的美妙景色。这两种前所未有的身体感受让我激动不已。”

“师父对我的慈悲，我在学《转法轮》过程中所得到的一切，无法用笔墨来形容。我脱胎换骨的大转变，

从一个赌徒，变成了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好人，这是大法不可思议的威力展现，我的前妻、儿女、还有女婿就是最好的见证人。现在他们对法轮大法是心服口服，对我十分尊敬。”

白先生接着说：“2年来师父的《转法轮》和各地讲法的书籍每天都陪伴着我，除了工作、吃饭、睡觉，就是读法轮功书、炼功。大法让我在工作上非常顺利，也得到了福份。想不到的是，两年储蓄，可以在今年10月一次付清9万屋价的乐龄公寓。这也是我第12次搬家，也一定是最后一次，不用再寄人篱下、无家可归了。”

交流至此，白先生已经泣不成声。◇

【明慧网】我孙女上4年级的时候，和一个同学不知为了点啥事闹起了矛盾，那个女孩子直接把我孙女的眼镜强摘下用力折断、摔在地上，这可好，两人就大闹起来了，最后孙女大哭着跑回了家。她爸妈都认为自己的孩子被人欺负了，得找老师，找家长，这口恶气不出不行。

班主任老师得知气得大发雷霆，班里班外闹得满城风雨，把对方家长叫到学校数落了一顿，对家长说：损坏东西赔偿是理所当然的，快去赔偿眼镜。那孩子的爷爷领着孙女到眼镜店花了一百块钱，配了一副近视眼镜。

当时，我正出门在外地，回来后听说了这事。我找到了那孩子的爷爷，当时有很多的同龄老人正凑在一



一付眼镜

起聊天呢。我说明了找他的用意，并把那一百块钱给了他。这下他可不让了，大声直嚷嚷说：“一百块钱算个啥呢！”我说：“大弟呀，这百块钱是不算啥，对你我都无所谓，但是你想过没有，它对孩子的心灵伤害多大吗？在她们幼小心灵深处的记忆是很难忘掉的！现在是上小学，到她们一起走进大学的校园时，这件事她们能忘了吗？我们当长辈的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，不得为晚辈化解一切不应有的矛盾吗？”

那孩子的爷爷知道我是炼法轮功的，说：“你们这些人我真是服了，知道您是不赚别人便宜的，还把问题

看的那么远，那么长，好，我收下了。”我走出很远了，还听他在与那些人：“共产党真是变态，这样好的功法还不让人家炼，那些坑蒙拐骗的都是它眼中的好人……”

这件事处理完后，两个孩子的关系真是大变样，现在都上六年级了，学习上互相帮助，节假日又是打电话、又是QQ聊天的。老师也发现，两个学生没为损坏眼镜形成矛盾，反而关系更密切了，找该同学了解事情因由，该同学告诉老师说：“人家是学大法的，她师父不允许她占别人的便宜。”后来老师很感慨地说：“有信仰的人就是不一样，品质就是高。到啥时候大家都这样就好了，老师也好当了。”（文/山东潍坊法轮功学员）◇

吉林省法轮功学员王丽杰遭迫害经历

【明慧网】我叫王丽杰，下面是我被中共警察迫害的经历。

二零一一年八月五日，一群警察凭一张无人签字的搜查证明（被我在楼下撕毁），对我非法抄家后，将我连人带物绑架到敦化市民主街派出所。我不回答户口所在地，警察郑大伟左右开弓打我的脸，导致我的脸部肿胀、麻木。晚上，派出所所长王建平用四、五根点燃的香烟熏我，令我呼吸困难；后来郑大伟、王建平轮番用电棍击打我的手、身上、腿、脚趾头，屋子里充满皮肤被电击的焦糊味；警察孙东根强迫我以半蹲式双手抬举站立，腿一站直就被他踹弯，折磨的我汗流满面。后来他们把我绑坐在老虎凳上。

第二天下午，他们把我关进敦化市看守所。在这里有七、八名法轮功学员，分两个监室关押。在看守所，我经历了两次非法提审。

第一次是我要我在逮捕令上签字，我拒绝。警察郑大伟把我带回派出所，他在刑讯室门口，又拼命打我的脸，累得气喘吁吁地说：“你不是不服吗？我豁出去脱掉这身皮！”然后开门，把我推上老虎凳，铐上双手，又来一个警察叫张峰，他抓住我的头发用力向后拉，警察郑大伟拿起大号电棍，用电棍顶部的铁尖顶着我的门牙猛击，瞬时我感到从头到心脏的那种剧烈刺痛，无法承受，痛苦使我立刻半屈着身体站了起来，大呼：“师父救命呀！”他俩立即停了下来，郑大伟放下电棍，双手不住地往老虎凳上的小桌面上抹我无法看见的东西，惊恐地说：“你师父为你流血了！”而张峰则慌张蹿出门。后来郑大伟瘫坐在椅子上，面对我低着头，我镇定地说：“你打也打了，你骂也骂了，还要怎样？”他走出门，取回一张表，我说他写，写下了：“法轮功不是邪教，是信仰。”

而后他们又把我送回看守所。在看守所前台，一狱警见我的嘴肿得高高的，气愤地对郑大伟说：“以德服



人！”他垂着头不说话，带着我往前走。

第二次非法提审，我被绑坐了四天老虎凳，警察分成三个班折磨我。警察杨某把我衣裤浇湿，等我的体温把衣服烘干后，他又用喷壶喷湿；只要我闭上眼睛，坐在对面的警察就用喷壶喷我；他们用黑色的塑料袋罩住我的头，让我窒息，然后逼我喝下放入了 7、8 粒速效救心丸的半瓶水。

第三天我对警察杨某说：“你再喷我就喊。”他马上就用水喷我，我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！”他抓起我背后凳子上的帆布带子猛抽我的背，我继续喊，他用带子抽我的脸，然后抽我的眼皮，当时我感觉眼睛封住了，随后他蹿出门去，我又送上一句：“法轮大法好！”这时我感到身体一切都正常。警察们见我不配合，想从我的手机中找到其他学员的线索，结果什么也没找到，又把我送回看守所。

法院无视事实真相和基本法律逻辑，对我非法判刑，把我劫持进吉林女子监狱。当天体检时，心电图显示我心脏有严重问题，但我还是被强行收留入监。

我被两名刑事犯包夹在监室里，从早上五点钟坐凳子到晚上十点钟，天气热，臀部坐破了皮，被桦甸市来的打手杨梅用书背打脸……我出现了胸闷、心慌各种症状。在医院里，我坐不了凳子，也站不住，屋子里的空气郁闷的象凝固一样，耳边是她们的的大呼小叫、指责、谩骂声，真是度日如年。

在八监区，狱警对法轮功学员尽心强行洗脑，腿上放上盒子、本子和笔，还会不断的提问，看你是否真的在学；当发现你可能在发正念、背法时，马上就强迫你坐板凳反省，写“五书”等，再坚持的话，就“吊绳”（一种酷刑），吊起四肢，绑在铁床的四个支架上，绑在床上不让动。当时我身体太差，他们没敢吊绳，但是用很硬、很粗的塑料线插在塑料凳中心的圆孔里面，这样我只能坐在凳子的角上，如果碰掉了塑料线就要遭打、骂，时间长了，屁股都磨坏了。七个月后，我被迫违心写了“五书”（放弃信仰的悔过书等）。后来被下到车间做工，那些当过包夹的犯人依然迫害我们，不让我们说话。

狱警大队长曹红，看哪个法轮功学员不顺眼，就弄回八监区迫害，很多人都曾被这样迫害过，比如：吕永珍被从兜里翻出起诉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文字材料、刘力被从身上翻出法轮功经文、黄家珍因为手疼干不了重活、文淑杰因为散盘腿、还有王洪艳、马艳芳、李淑春等都被曹红弄到八监区迫害。二零零六年被非法判刑十一年的项丽杰，手臂被酷刑拉伤，她拒绝以减刑为代价而妥协。

参与迫害者：

吉林省敦化市民主街派出所：所长王建平、警察郑大伟、孙东根、张峰、杨某

吉林省敦化市看守所：所长杨庆华

吉林省女子监狱：大队长曹红、崔玉莲、倪笑虹



文史漫谈：

窦燕山弃恶从善得福报

【明慧网】“窦燕山，有义方。教五子，名俱扬。”朗朗上口的《三字经》里开篇就提到的教子有方的窦燕山。

窦燕山，后晋时期蓟州渔阳（现在的天津蓟县）人。年轻时曾经为富不仁，依仗家里富裕专行欺诈。穷人向他借粮他小斗出，大斗进，昧心行事。由于他尽做缺德事，到三十岁还没有后嗣。

有一天晚上，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已故的祖父和父亲聚在一起，教训他说：你要赶紧回心向善！因为你多行不义，恶名彰著天曹，不仅没有儿子，而且寿命也很短促。孩子，努力多做救人济世的善事，才能挽回天意。窦燕山从梦中醒来，吓得出了一身冷汗。他把祖父和父亲的叮咛，一一铭记在心，立志从此改过行善，大积阴德。

后来他的妻子连续生下五个儿子。他悉心教子，非常注重孩子的品行是不是端正，心地是不是善良，由于窦燕山抓住了教育孩子的根本，他的五个儿子个个登科及第。

在窦燕山恶报即将加身之际，先祖托梦训诫，是窦燕山的幸运。可贵的是窦燕山知错能改、迷途知返。

古人云：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”。这句话的意思：一个人、一个家庭，“积善”是幸福的源泉；反之如果“积不善”或者总做坏事、恶事，必有恶报来临，更甚者会祸及后辈子孙。窦燕山的故事就是一个诠释这句话的例证。

在明慧网“天人之间”这个版块里，刊登了无数诠释这句话的全新的例证，这里有信仰法轮功得福报的真实故事，也有不听劝善、一意孤行参与迫害法轮功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灾难的恶报实例。

法轮功学员写出这些例证，和冒着被抓、被打、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讲真相，就是为了告诉所有人：迫害法轮功是错的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跟着中共一起作恶必在“积不善”所带来的“余殃”中成为中共邪党的陪葬啊！◇



明慧征图：千万别戴

城市一角，祖孙三人围桌相聚。孙女告诉爷爷说：“爷爷，老师让我戴红领巾！”爷爷回答：“千万别戴！红领巾是套人的。党、团、队都是教你骗人、害人、昧良心的，咱们可别上那些贼船！”奶奶说：“你爷爷说的对！不戴血巾，人生中该有的福禄寿，一个都少不了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”◇

【明慧网】辐射是肉眼看不见的射线。少年时代因看过日本连续剧《血疑》，从而

知道了辐射对身体的危害。若干年后，我发现了另一种辐射，它比《血疑》中的钴60不知可怕多少倍。

1999年7月22日那天下午快3点时，非法侵入我家两天一宿的警察坐在了电视机前，叫我跟他们一起看电视。3点整，电视里出现了一个个恐怖的死亡画面，中共喉舌把10个死亡案例栽赃给法轮功。我立刻指出法轮功严禁杀生，更不许自杀，这些人不是法轮功学员。警察相信我说的，因为在这两天一宿中，我不断地给他们讲法轮功是什么。当我把师父的经文与中共断章取义篡改后登出来的一对比，警察们都不作声，片警还劝我：姐，胳膊拧不过大腿。

以前我一直把中共当“娘”，别人说它是狼时，我统统加以排斥。当我终于看清那个“娘”真的是狼时，脑中一片茫然。从那天起我开始注意中共的喉舌了，发现在法轮功问题上全是造谣诬蔑、误导

辐射

民众。为了人们不受蒙蔽，我毅然地走上了离我家四站地的天安门广场，

喊出了自己的心声——法轮大法好，还我师父清白。随即遭武警殴打、抓捕。

被非法关押期间，中共导演的“天安门自焚”发生了（看守所里有电视）。尽管中共演的很“认真”，但刘思影说的话、陈果身上缠满的纱布、众多的灭火器等疑点被我一指出，人们恍然大悟：哦，是假自焚哪。当看守所叫人人表态时，我感到了谎言的淫威。

获得自由后我发现了社会的异常，一提法轮功，很多人会面露惊恐，我知道中共的谎言通过“天安门自焚”伪案发酵了。谎言就象钴60，辐射着邪恶的能量，带着人们随中共迫害好人，并让人们仇视能够在末世挽救众生的高德大法。

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，法轮功真相能驱除中共的谎言，能使受谎言辐射的民众生命得救。愿好人都平安。